

名

家

简

传

书

系

名家

MING JIA JIAN ZHUAN SHU

XI

● 凌宇 著

沈从文

6
/1



中国华侨出版社

● 文学大家简传书系

沈从文

凌宇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凌宇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8

(名家简传书系/李犁耘主编)

ISBN 7-80120-122-1

I. 沈… II. 凌… III. 沈从文-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5365 号

● 名家简传书系

沈从文

主 编/李犁耘

著 者/凌 宇

责任编辑/吕 莺

装帧设计/李呈修

版式设计/林 达

责任校对/雷一平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

印 刷/北京市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875 字数/152 千

版 次/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

邮政编码:100028

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

ISBN 7-80120-122-1/K · 18

定 价:10.40 元

目 录

引 子.....	(1)
第 一 章 在别一个国度里.....	(7)
一、写在断墙残碉上的历史	(7)
二、神尚未完全解体.....	(10)
第 二 章 自然之子.....	(14)
一、卖马草出身的将军和他 的后裔.....	(14)
二、一本小书和一本大书.....	(17)
三、革命：晃动着历史的 影子.....	(22)
四、续一本小书和一本大书	(25)
五、从“将军”向士卒的 跌落.....	(28)

第三章	舂师爷传奇.....	(32)
一、	生命旋转于死亡的 铁磨下.....	(32)
二、	“焕乎，其有文章”？.....	(37)
三、	神魔之争.....	(42)
四、	小客栈里的“红娘”.....	(46)
第四章	生命的转机.....	(51)
一、	船上岸上.....	(51)
二、	人生掀开隐蔽的一角.....	(56)
三、	向人类的智慧凝眸.....	(60)
四、	权衡与抉择.....	(64)
第五章	卑微者之歌.....	(69)
一、	学路茫茫.....	(69)
二、	窘困与“独立”.....	(73)
三、	相濡以沫.....	(80)

	四、卑微者之歌.....	(86)
第 六 章	海上的旋流.....	(90)
	一、一个配角.....	(90)
	二、萨坡赛路 204 号.....	(94)
	三、黑凤.....	(99)
	四、“生离”与“死别”.....	(105)
	五、海边的孤独.....	(110)
第 七 章	南风北雨.....	(113)
	一、“丁玲事件”前后.....	(113)
	二、叩开幸运之门.....	(117)
	三、故乡行（一）.....	(120)
	四、京、沪之争.....	(127)
	五、生命的第一乐章.....	(133)
第 八 章	无形的防线.....	(140)
	一、逃离北平.....	(140)

	二、故乡行（二）	(145)
	三、昆明冬景	(150)
	四、烛照抽象人生之域	(155)
第 九 章	飓风孤舟	(159)
	一、重返北平前后	(159)
	二、徘徊于战争抽象与具 象之间	(162)
	三、灵魂的迷乱	(166)
	四、生命的复苏	(169)
第 十 章	在历史的瓦砾堆里	(172)
	一、艰难的选择	(172)
	二、进取与退避	(174)
	三、斩不断的情丝	(179)
	四、为而不有	(182)
第十一章	处变不惊	(186)

	一、那朵小花，真美！·····	(186)
	二、含泪的微笑·····	(190)
	三、大智若愚·····	(193)
	四、居陋行远·····	(197)
第十二章	桑榆非晚·····	(201)
	一、生命的第二乐章·····	(201)
	二、在大洋的彼岸·····	(208)

引 子

“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似乎自古以来，中国民间的童谣就一直这样唱着。

夜阑人静，仰望星光灿烂的天空，我常常不由自主地点数，估猜着哪一颗可能属于自己的星星。并由己及人，从亲朋熟人，到伟人巨匠。末了，终不免迷茫，空留几分神秘，一丝惆怅。

一颗流星！它带着令人眩目的光辉掠过夜空，转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宇宙万物有成有毁，人也有生有死。然而，人终究还能通过精神文化产品，在自身肉体死灭之后，使生命获得长存。其中的佼佼者，还可以在其创造性的产品中，刻下个体生命的鲜明印痕。

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虻蚋，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因新陈代谢，有华屋山丘。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

义时，使生命之火，煜煜照人，如烛如金。^①

这是沈从文思索生命意义时说过的话。

他终于通过一生创造性的劳动，完成了生命的转移。当人们接触他所留下的精神文化产品时，便立即感到其中燃烧的生命热力。

我仰面凝望星空，试图寻找沈从文的位置时，突然想起幼时家乡父老所说的沈从文是“文曲星”的话来。那时，我自然不懂何谓“文曲星”，也不知道它在天空中的位置，朦胧中却感到一种神秘，留下了沈从文异于常人的印象。

我第一次见到沈从文，是在他的东城区小羊宜宾胡同五号的寓所，这是北京的四合院，东边厢房，仅有的一间居室约12平方米，还兼作客厅，一张窄的木床，靠窗一张老式书桌，一个简易书架，一把藤椅，两张木椅。像他这样人家早应该有的，一切现代生活用品，一样也没有。

也许，沈从文对物质享受的淡泊，出于中国知识分子重名不重利的传统心理，事实并非如此。1978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后，沈从文长期冷落的门庭重新变得热闹起来，各色各样的拜访者接踵而至，国内的报刊也开始出现重新评价沈从文文学成就的文章。对这一切，沈从文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在谈到他的文学创作时，他总是轻轻地挥着手：“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这是因缘时会。”他强调说，“我年轻的时候许多熟人同乡，头脑都比我优秀得多，却一个个先后消失在中国近乎周期的悲剧里。就拿写文章来说，开始时我的一支笔就笨得很。能够坚

^① 沈从文：《烛虚》，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版。

持下来，也只是比别人耐烦一点。”

沈从文在文坛上的沉浮，在中国几乎是一个典型。在这沉浮的背后，重叠着因“历史的误会”而带来的种种人生坎坷与痛苦。但他几乎从来不主动提及自己几十年来遭遇的损害与屈辱。当别人问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时，他只是说：“我没有我的朋友受的冲击大，我只是要打扫茅房，那是普通的事，在家里不是也要打扫吗？”在他的面前，人们常常惋惜他不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他照例只是笑笑：“那未必不是塞翁失马。”

他总是微笑着面对已成过去的历史，微笑着凝视这世界。然而，这不是伏尔泰似的讥世的微笑，其中，渗透着他禀赋里的善良、天真和“童心幻念”。

在人生的竞技场上，沈从文是一个弱者，还是一个智者？对此，我感到一种无法判断的困惑。他的淡薄名利，他的对人事的宽恕，他的与世无争，常常使我想起老子《道德经》里的一段话：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

沈从文也多次谈到水与自己生命人格的不可分：

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柔濡中有强韧，从表面看，极容易范围，其实则无坚不摧。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戟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①

① 《一个传奇的本事》，《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然而，这充满活力与生机的人生，与沈从文是渐离渐远了。此刻，就在他所居的公寓大楼的下面，正奔涌着不息的人流。南来北往的，东奔西走的，正上演着新的人生戏剧。同样有得意，有失败；有善良，有罪恶；有笑，也有泪……人生的书籍正一页页翻开去。可是，他已无力去翻阅这本大书了。

他心头自然还有他所无法释怀的东西。这头一件便是他 30 余年来所从事的中国古代文物研究。我每次见到他，他总是要谈起有关的种种。他常常叹息说：“手头有许多题目可做，现在是来不及了。”“××地方又有了新的文物出土，应该亲自去看看，也无能为力了。”话语中总是透得惆怅与悲哀。

确实，在明确意识到的范围内，沈从文最放心不下的是这未竟的文物研究。我曾看过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留学生和沈从文一次饶有趣味的谈话记录：

……“假如你处的社会一直没有转变，对文学的要求也没有变化，你会继续写下去吗？”我问。

他笑着说：“那不能不改变！”

我继续追问：“那假如一直没有改变呢？”

“那当然是改变好一点。因为文学也许只是个人的事情，个人的事情太小了。”

我仍不肯放弃：“那假如不改变呢？”他顿了顿，慢慢地说：

“也许可能，也许可能。……也许可能，因为当时我的年龄正是写小说的时候，《长河》那样的就没有写完。

“现在不是因为上面喊我去，有限制我的框框。而是我自己的框框，我自己形成的，自己有种限制，自己想这样

想那样，考虑的方法不同。”

想起“这个东西”（指他的文学创作——笔者注），他轻轻地感叹着：“也可能，也可能的……”

他当然不能完全割舍在他生命的黄金时期苦心经营的那个文学王国。这个王国的人生世界是以中国西南的一小角隅为中心建构的。从表面看，沈从文不过是一个区域性的作家。可是，从深处看，这远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不仅其中厚积的文化沉淀闪耀着迷人的光彩，而且澎湃着特定的区域环境与外部世界环境对流的巨大浪潮。一位美国的福克纳研究专家H·R·斯通贝克，将福克纳与沈从文比较以后，得出沈从文是中国的福克纳的结论。1984年，来中国讲学的H·R·斯通贝克回国之前，企望着实现自己拜访沈从文的夙愿。当他得知沈从文正重病在身时，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这一计划。不久，他从美国给沈从文寄来了一组表白自己心迹的诗篇。在其中一首的结尾，作者写道：

和你在一起，那么，沈从文，
我重建了亭子和宝塔，
在渡口，献给本地的神祇，
保佑风调雨顺，天时地利。
我知道许多管渡船的老人，
在迷人的渡口守望着河流。
但是，我只知道一个翠翠，
我也知道她永远等待我
从那丛山中奔流而下的小溪边上，
在一个比游鱼出没还深的梦里，

她永远等待

我过渡，就在边城那边。

就在边城那边，有着曾经养育过沈从文的土地和人民。他就是从那片土地上，第一次睁开眼睛看这世界的。他无时不在眷念着那片土地，对故土的爱，使他几近迷狂。1984年，湖南的一位青年作家刘舰平来北京探望他，其时，他因病无法行走，正躺在床上，当得知刘舰平是沅陵人时，他非常高兴地说：“沅陵是个好地方，美极了，那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写《湘西》时，就是把凤凰和沅陵做重点。好多年没到沅陵去了。1982年回湘西，本来要去的，后来时间来不及了。”刘舰平向他转达了家乡父老的问候，请他有机会再去沅陵看看。他连忙说：“要去的，我是要去的。”刘舰平表示等他病好一些，就一定接他去。

“我能去，我还能去的！”说着，他便挣扎着要站下地来，并终于奇迹般地站立起来。

“你看，我还能去！”他孩童般得意地笑着，眼角上早已噙了两颗晶亮的泪珠。

然而现在，就连这一点愿望大约也很难实现了。他终于只能在想象同回忆里，同那片熟悉的土地亲近。

第一章 在别一个国度里

一、写在断墙残碣上的历史

倘若人的所思所想与其主体之间，连接的是一条有形的线索，那么，这时正可以从北京前门大街公寓的这一端，沿着这条线路做一次长途旅行。从北京向南，走三千余里至长沙，再向西北行四百里，便到了古称武陵的常德。如果手里刚好有一份中国地图，你就会发现，在北面，标志长江的蓝色粗线由西向东蜿蜒，与洞庭湖衔接。湖右沿江横亘着巫山山脉；湖西南方向，武陵山与雪峰山恰似两道屏障，切断了与洞庭湖泽地带及湘中的联系；越雪峰山，入贵州境，西南壁立着大娄山脉与云贵高原，这个被大山包围着的三角形地带，就是湘、鄂、川、黔四省相交的边境地区。其中，属于湖南的部分，便是秦置黔中郡，汉置武陵郡的湘西。史书曰：湖广之西南隅，战国时巫

郡、黔郡也。湖北之施南、容美，湖南之永顺、保靖、桑植，境地昆连，介于岳、辰、常德、宜昌之间，与川东巴、夔接壤，南通黔，西通蜀。^①

一片犬牙交错的广漠山地，一个封闭的地理环境。

直到本世纪初叶，这里公路未通，火车不行。只有两条屡见于古典词章的河流——沅江与澧水，从群山中闯荡而出，注入洞庭，成为湘西与外部世界交通的要道。

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言语饮食，迥殊华风，曰苗，曰蛮。”^②

一派原始荒蛮的景象，仿佛是别一个国度。

这些历史遗迹，有的尚相当完整，有的仅留下一点残痕。日落黄昏，你试登上山顶，去搜寻凭吊边墙遗迹，已经无法想象它当年是什么样的模样了。这座始筑于明朝万历年间，高八尺、厚五尺的小“长城”，是为防范苗民“叛乱”而设的。虽经历史风雨剥蚀，如今只余一点残痕依稀可辨，但专为称颂帝王“文治武功”的正史，却留有赫然分明的记载：

始于嘉庆朝征苗之役，……自湖南乾州界之木林坪起，至中营之四路口，筑围墙百数十里，以杜窜扰。其险隘处设屯堡，联以碉卡。凤凰厅境内，设堡卡碉台八百八十七座，永绥厅境内，设碉卡碉台一百三十二座，乾州厅境内，设汛碉一百二十一处，古丈坪及保靖县境内，设汛碉六十九处。环苗疆数百里，烽燧相望，声息相闻。关墙则沿山洞建之，炮台则择冲要筑之，哨台则于关墙之隙修之，卡碉屯堡，则因地制宜，或品字式，或一字式，或梅花式。其

^① ^② 《清史稿》土司卷，中华书局1976年版。

修建之制，关墙则土石兼施，炮台则以石砌，而筑土以实中心。哨台亦石砌，环凿枪孔，高峻坚实，碉楼之制亦然。^①

不难想象，广袤的中国国土上这一弹丸之地，仅四个县境内，成一线排列起 1500 余处碉卡屯堡，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望着眼前的断墙残碉，依稀可以想见烽燧遍地、刀光蔽日，依稀可闻战鼓震天、号角连营……

沉重的历史落到你的肩上，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断墙残碉上，刻写着一个民族悲惨的历史命运。

自古以来，苗、瑶、侗、土家等少数民族，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是这里的最早的主人。是他们最早开发湘西，创造了这块土地上最古老的文明。

然而，历史对他们太不公正。在唐以前，他们是被当做“蛮族”来看待的。在封建王朝编撰的正史里，“南蛮”、“西南夷”、“盘瓠蛮”、“武陵蛮”、“五溪蛮”，便是对他们的混一称呼。

伴随这种蔑称而来的，是华夏族对南方少数民族长达几千年的征服与同化。

于是，这些“安土重迁”的民族，被迫不断地向崇山峻岭间迁徙。一部分在湘西定居，一部分沿沅水西入川、黔，定居湘、黔边境的部分，开辟了以湘黔交界的猎耳山脉为中心，“东南北三面环旋湘境 700 余里，西北两面环旋黔境 200 余里”的苗疆。

从此，揭开了汉族与湘鄂川黔边境苗蛮民族之间同化与反同化、征服与反征服斗争的序幕。在这长达数千年的民族冲突

^① 《清史稿》第 14 卷，中华书局 1976 年版。